

人的道路

白雲
北
記

6
7
4

848
721
2

文化工作社

工人文叢

[第一輯]

2

人的道路

劉北汜著

一九四九年六月即行

人的道路

著者

發行者

發行所

劉韋

北丘

梁

文化工作社

有版權・禁翻印

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[附1020]

上海(11)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

1 四行記

李廣田著 九.00元

2 人的道路

劉北汜著 5.00元

3 熱力

楊力著 四.00元

4 記憶與忘却

方敬著 五.00元

5 三月書簡

駱賓基著

6 領路的人

劉嵐山著

工 作 文 叢
[輯一第]

人的道路 目次

上輯

航行·····	一
人的道路·····	四
旅路·····	六
告別·····	九
出發·····	二一
江岸·····	二三
送葬·····	二五
路·····	二七

冬天·····	元
寒冷·····	二
新生·····	四
生長·····	六
耕種·····	八
荒·····	三〇
糧食·····	三
打場·····	五
下 輯	
母與女·····	元
夫與妻·····	四
家長·····	五

取病人·····	二
房客·····	二
父女·····	四
教師節·····	七
死·····	三
同窗·····	六
香烟攤主·····	六
後記·····	四

航行

夏夜，江上比什麼時候都寂靜。我們的船，不敢在夜裏航行，停泊在水流緩慢的江邊了。

夜已深了，江面上舖滿淒迷和荒涼。月亮隱到雲裏，只露出一綫灰白的光來。

船上，疲乏的和渴望休息的人都已睡下了，我仍然沒有睡。我坐在船邊上，向着無聲的江水。

我在想着一些熟悉的人和熟悉的地方。我想，在生的旅途上，旅客們正在休息，船也在休息。

我在想着死去了多年的祖父。

祖父是愛出門的，窄小的村子關不住他，山坡下的田地也拴不住他，他只喜歡旅行，於是村前村後都有了他的腳跡。可是，生的旅途走完了，生命的一切泉源都枯竭了，祖父的肉體終於入了土，從此他便被認為死去了。人死了，這就是一個生命的永久的休憩麼？這就是一個人擺脫了人世的紛雜的糾纏麼？這就是生命的終極？……

我試着理解這一切。我繼續坐在船邊上。

江水在流動。這洪大的水流正在奔赴大海。

我俯下身軀，希望能聽出江岸上的動靜。戰爭還在沿江一帶進行。但我不能聽到什麼。

我感到我們的船在微微擺動。我想到明天船行的路線了。明天，船將會滿載客人航過大海，駛向我們要到的地方。明天，我們渴望見到的天地便要出現了。可是，淹沒了快樂和憧憬，我的心動盪起來了：倘使我們的船這就擱淺

了，倘使我們的水手病了，倘使一陣風浪打翻了我們的船……我想着，我警惕的把住船舷。就在這時，衝破了夏夜的寂靜，一陣鎗聲在江邊起來了。

突然間，我看到一個黑影躍起來，奔向舵房去，那是船上的舵手。跟着，旅客們也全都起來了。

沒有燈，也不敢點燈，我們的船又開始航行。

就這樣，在生的旅途上，我們冒險的航行着；我們奔赴大海。

人的道路

我走過很多路，被頑強的山石顛簸着的山路，被雨水陰霾所泥濘的路，茅草或發軟的柏油道路。這一次，睡在一條不大不小的汽船甲板上，經過江湖交錯的水路，我來到一座陌生的大城了。

這不是我喜歡的地方，但這是我不得不暫時停留的地方。

我在這個大城僻靜的一角裏安頓了自己，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我們共同佔有一間狹窄的屋子。

戰爭已經過去。敵人盤據過這個城，現在敵人被擊退了，我們是有理由歡樂的，爲了它失去而又得到，爲了這裏住有朋友，爲了多少人曾在這裏光榮的流血，爲了中國人民的榮耀……

但是，我沒有感到歡樂。

順着朋友指出的方向，這時候我能看到這城市裏一座頗大的敵人留下的建築，一座十八層的紅色樓房。它完好的屹立在江邊一片灰色的房屋中，它剛被估成百億的價值，準備拍賣。它的龐大的黑影威脅的壓在許多屋頂和街道上。

我看着每個行人的臉和他們的步伐。我看出每個行人都顯得是疲憊的，好像無事可做，麻木而無感覺。他們全沈默的走着。

我自然的也沈默了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？當人們都不得不沈默，當囂張和狂叫受到鼓勵，成為盲目的洪流的時候，文字和語言還能起什麼作用？對於人，唯一有用的，應該是從沈默中爆發出來的偉大的行動了！

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，在上海。

旅路

我終於平安的到了這裏，到了這個小城，而且過了一夜，現在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。

一片陽光射到我面前的桌上。屋子背後小山坡上有人在高聲讀英文，窗外槐樹上，蟬正煩燥的囁叫着。一株最高的柏樹上落着鸞鷟，一種潔淨而崇高，和水相戀着的長頸鳥。牠們正在顫顫的抖着翅膀，而且撲落了一些柏葉到我的桌子上。

晚上有好月亮。院裏有一山假石。我在月光下經過石橋，看水，看過山石，但我不知還有幾天好月亮了。

前一日我還坐在火車上。火車駛過鐵橋，發出隆隆的有力的響聲。我有一

點怕，多少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。鐵橋下，水是深黑色的，水流是喘急的，咆哮的。

然後我們在月光下走過那片地圖上畫成褐色的高原。高原的路多山石，疏落的嵌着些小村鎮，全都那麼樸素，石鋪的道路，茅草屋頂。村外田地多溝道，少水，山上種着樹木。那些聳立着的山石全是褐灰色，岩石間全生着纖小的野生花朵，紫色的或黃色的。我走着，而我的心裏却只在緬懷着多少千萬年前中生代地殼的激烈變動，感到些微的昏眩，感到人的生命是渺小得不足道的。比之自然，人在存在時該有怎樣的謙虛！

明天我還得離開這個城，到城外去遊覽一處名勝。據說那是一個神祕的地方，有很多猙獰的石山，很多噴泉，同行的人強要我陪他去的，他說他要多接觸接觸自然……

他起床，忙着穿衣服，還沒有穿好鞋子時，他已在嚷着出去買草鞋和乾糧

了。

就這樣，做爲旅人，我們有了無窮的勇氣和願望。

告別

我們在十字街口告別。

我們站在霧中，都感到這個早晨特別陰涼。

我走開了，但沒有幾步，我彷彿又有了什麼話想說而站下來。我向漸漸走遠了的朋友招着手。他也在回望著，但不久就走入霧中，被霧埋住了。

烟一樣的霧浸漫著街道，遊移著，蔓延著。霧從樓房上竄過去，和灰濃濃的天空融在一起。霧把橫織在天空中的電線融化了去，把街道和樓房吞沒下去。在霧裏，一切行人都模糊著，一切顏色都浸融在霧的灰色裏了。

可是，他的面孔却一直搖晃在我的面前，不管霧有多大，不管他已走開多久，我都無法忘開他。

他去了。他幾次回過頭來，揮着手，還呼喊著。我沒有聽到什麼，只是他面孔上沈默的表情，他深含怨意的眼光對我却成爲最後的印象了。

他走了，只帶着簡單的行李和少少的旅費。他要走向一個寒冷的地方，連他的妻子都無法知道的地方。他的行程是長的，不盡的工作在等着他。他要踏過荒漠，踏上冰雪，參加到戰鬥的行列裏……

我站在霧中，突然感到孤單。我不自覺的招着手：

「朋友，我等候你的信息！」

一九四八年九月，在上海。

出發

在雨季，朋友離開我到北方去了。

雨落着，淋濕了碼頭，淋濕了船。

在濃濃的細雨裏，天色陰沈着，江水一點點漲高了。

大船停在江中心，黃濁的水浪激撞着船板，發出沈重的響聲。大船上的起重機杆高高的撐着，像是在支撐着灰黯的天空，不動，而且無比的嚴肅。

在大船的後面，大帆船漲滿了風帆緩緩駛着，駛着，慢慢離開這個大城了。

我留在落雨的碼頭上，很久很久向駛行在風雨裏的帆船揮着手。雨絲遮住了我的視線，船沒有開出多遠，便已無法看清站在風帆下的人的面孔。風帆已